

文豪书系

WEN HAO SHU XI WEN HAO SHU XI WEN HAO SHU XI

鲁迅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Wen Hao Shu Xi
文豪书系

鲁迅

第 23 卷

丁华民 孟玉婷◎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豪书系/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247-7

I.文... II.丁... III.文豪—丛书 IV.I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43 号

文豪书系

丁华民 孟玉婷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280.5
字数:38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80702-247-7/I·37
定价:936.00元(全36卷)

目 录

鲁 迅	(1)
朝花夕拾	(35)
小引	(35)
狗·猫·鼠	(37)
阿长与《山海经》	(44)
《二十四孝图》	(49)
五猖会	(54)
无常	(58)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64)
父亲的病	(68)
琐记	(73)
藤野先生	(79)
范爱农	(84)
后记	(90)
野 草	(99)
题辞	(99)
秋夜	(101)
影的告别	(103)
求乞者	(105)
我的失恋	(107)
复仇	(109)

复仇(其二).....	(111)
希望.....	(113)
雪.....	(115)
风筝.....	(117)
好的故事.....	(119)
过客.....	(121)
死火.....	(127)
狗的驳诘.....	(129)
失掉的好地狱.....	(130)
墓碣文.....	(132)
颓败线的颤动.....	(133)
立论.....	(136)
死后.....	(137)
这样的战士.....	(141)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143)
腊叶.....	(145)
淡淡的血痕中.....	(146)
一觉.....	(147)

鲁 迅

鲁迅(公元 1881 年—1936 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的一生,是紧紧伴随旧中国苦难的一生,也是救国图强,苦苦求索的一生。没有这种求索真理的精神,也就产生不了后来的鲁迅。

鲁迅青少年时,清政府丧权辱国,日暮穷途,行将就木,人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寻求振兴中华之道,青年时的鲁迅便踏上漫漫求索之路。这之中,虽有个人境况的逼迫,但更多的是社会的呼声,理想的追求。

求索的道路,曲折坎坷,鲁迅的人生理想一波几折。

首先,他进了洋务学堂,想通过办洋务救国兴国,但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封建教育的死板落后,粉碎了他“实业救国”的梦想。他不得不又一次踏上寻找理想的征途。

接着,他鉴于日本医学强国的经验,也想学医学,便留学仙台。偶然见到中国人麻木不仁的一幕,震醒了鲁迅。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身体如何强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示众的看客。”于是,理想之塔再次坍塌。

为治疗中国人的精神,鲁迅最终选择了文艺。因为他觉得“精神的手术刀,应当是文艺吧。”鲁迅的这次选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英明——他确实选对了。自此,鲁迅用他犀利的笔,向腐朽凶残的反动派掷出了“投枪”;对沉积日久的国民劣根性作了深刻的揭露,向即将衰亡的民族发出了深沉的“呐喊”。

鲁迅最初的摇旗呐喊,是为了使革命者不惮前趋。但战友、学

生们的鲜血和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的现实深使鲁迅失望和悲痛。于是,他又开始了苦苦探求解救国民出苦海的道路。

如果说鲁迅投身文艺是他找到了自己理想的战斗岗位的话,那么接受马列主义,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则使他清楚地认识到以后将为谁而战斗,向谁而战斗,最终将向何方而战斗——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经受马列主义洗礼的鲁迅用他那“投枪”、“匕首”似的杂文,向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作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尽管他遭受了许多无耻的迫害,尽管他始终不是个共产党员,但是他甘心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作舆论宣传,甘心充当被反动派诬蔑的战士的辩护人。正如他的《自嘲》诗中所说: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在当时的文化战线上,他是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只要他的生命不息,他的战斗就决不停止。

而今,鲁迅早已去了,一个艰难地苦苦追求真理,为人们寻求解放道路的人;一个以笔作刀枪,与顽固的反动势力进行厮杀的人;一个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亲爱的祖国、献给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的人早已去了;但在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份无法估量的巨大财富。他憧憬的目标,已经实现,而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不断地奋进。

儿时少年

公元 1881 年 9 月 25 日,农历八月初三,这是传说中“灶神菩萨”的生日,而浙江绍兴城中的新台门周家却在为着一个男婴的降

生忙碌着。外面的世界喧嚣热闹,但是传不到这个飘溢着加饭酒的醇香的小城里来。

八月初三这一天的绍兴周家,是决计无暇理会身外世界的震荡的。周家长孙的诞生,给新台里带来一团喜气。这个后来把自己叫做“鲁迅”的婴儿第一口奶还没吃,嘴里先被大人们塞进五种奇怪的东西,第一是醋,第二是盐,第三是黄连,第四是有刺的钩藤,孩子初尝这酸、咸、苦、痛各种味道自是哇哇大哭,最后才尝到了甜滋滋的糖。这是绍兴旧俗,象征人生诸般滋味,仿佛经此一番预演,小孩子长大便无畏于任何艰难困苦了。

远在京城当官的祖父周福清听到孙儿降生的消息,老怀大畅,为他起了个学名叫樟寿,字豫山。后来因为豫山与“雨伞”谐音,又改为豫才。

鲁迅的保姆叫长妈妈,偏生得又胖又矮。鲁迅曾经不喜欢她,一来她老是吱吱喳喳在别人耳朵边搬弄点小是非;二来又总是对鲁迅管头管脚,他多走一步路,也会使她大惊小怪;拔一株草,搬一块石头,她也要去鲁迅的妈妈那里告状。

然而后来,小鲁迅与长妈妈不仅改善了关系,而且还对她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以至于原谅她过去对自己的“虐待”。

转变的起因是一本书。儿童的天性总是爱新奇的,鲁迅小时候对于图画书的爱,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一次,他从一位远房叔祖那里听到有那么一本绘图的《山海经》,里面绘有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还有没有头却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叔祖绘声绘色地描述迷住了鲁迅,他多么想亲眼看到这部有趣的《山海经》。

但是,小鲁迅却想不出什么办法得到它。总之,为了这部《山海经》鲁迅苦恼许久连长妈妈都看出来了。虽说鲁迅一五一十地告诉长妈妈他的小心事,但却不曾对她抱有什么希望。谁知过了不到一个月,告假探亲的长妈妈回到周家,一见鲁迅,便笑嘻嘻地

递给他包书，“哥儿，有画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长妈妈竟将“海”字误念为“哼”字。

鲁迅一闻此言，就喜得全身颤抖起来。他拿过书，就迫不及待的看了起来。从此，这部来之不易的书便成了鲁迅心爱的宝物。

这件事，鲁迅直到晚年还记忆犹新。他不由得在一篇文章中对去世多年的长妈妈感怀不已。其中深情的写道：“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旧中国儿童教育的刻板沉闷，是鲁迅深恶痛绝的。

鲁迅七岁时开始读书。读的第一本书叫《鉴略》，写的是从古到今的历史，然而文字却极其深奥，七岁的孩子是一句也不懂，只有死记硬背。有一回，家乡附近举办庙会，全家都准备坐船去游玩。小鲁迅对此兴奋得又跳又笑，嚷着要赶紧出发。

正当小鲁迅兴高采烈之时，谁知他父亲周用吉却在这个时候威严地对他说：“去把你的书拿来，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说完，就进房去了。可怜的小鲁迅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可是他不敢违抗父命，只好生吞活剥地一句句强记着那些对他来说实在是莫名其妙的句子。

全家都静静地，提心吊胆地等着鲁迅背书。鲁迅稚嫩的嗓音在这一片沉默中发抖，不成个调儿了。终于他很有把握地走进父亲的书房居然像做梦似地把那一长串古奥的句子一气呵成地背了出来。全家人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脸上泛出了笑意，可是鲁迅经过他父亲这一搅，早已对热闹的庙会失去了兴趣。

比较起呆头呆脑地读这种“天书”，鲁迅家院后的那个百草园简直是个乐园了，那里的热闹与生机常使小鲁迅乐而忘返。在这里，他不仅经常听到油蛉、蟋蟀的低唱，而且还苦苦寻找传说能使人成仙的何首乌，以至于弄坏了泥墙。

正是这个时候，鲁迅与闰土一家结下了深深的友谊。鲁迅不仅在闰土爸爸那里学到雪地捉鸟的本领，而且还在闰土那里了解

到外面广博的乡下世界。儿时的这一段经历，鲁迅终生难忘，后来他将儿时的玩伴闰土写进他的小说《故乡》。

鲁迅偶尔也有离开新台门里呼吸一下乡野新鲜空气的时候，那便是去外婆家了。鲁迅的妈妈叫鲁瑞，“鲁迅”这个笔名便有他妈妈的姓氏在里面。

鲁迅一到外婆家，便像一只出了笼的小鸟，终日与小朋友们一起掘蚯蚓、钓虾、放牛。在外婆家，鲁迅最感兴趣的是看社戏。一次，鲁迅和小朋友们乘船去看社戏，在归途中感到肚子饿了，小朋友们就自告奋勇地去偷自家的罗汉豆，就在船上烧来吃。那种香喷喷的味道一直留在鲁迅的记忆里。到了四十一岁回忆起来那个晚上，鲁迅先生还写道：“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再没有吃到像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像那夜似的好戏了。”

鲁迅的童年生活结束于入私塾跟寿镜吾先生读书的时候，那年他十二岁。那私塾叫“三味书屋”，寿先生正直博学。鲁迅拜过孔子像和先生，便成了三味书屋的正式学生了。初入学时，鲁迅脑子里对百草园中的那些小精灵还不能释怀。他一次斗胆向老师提出一个疑问：“先生，‘怪哉’是怎么一回事……？”先生却板着脸喝斥一声“读书”。鲁迅很是没趣，体会到学生只应该读书，先生不喜欢学生问各种古怪问题。

后来，十分严厉的先生由于喜爱鲁迅的聪慧刻苦，渐渐地态度和缓起来。但是鲁迅不喜欢死记硬背，他更注重理解。鲁迅自己做了张小书签，书签两端剪贴着红色花纺，中间有十个正楷小字：“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读书时，他把书签夹在书页里，每读一遍就从上往下盖掉一个字，读过几遍后，就用默读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熟练地把课文背出来了。此外，鲁迅还爱好美术，他曾经把《西游记》、《东周列国志》中的绣像描下装订成册，很令同学们羡慕。

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因科场贿赂案被关进狱中。为了营救

他，周家花费了一大笔钱。谁知祸不单行，次年的冬天鲁迅的父亲又口吐鲜血一病不起。已濒临破产的周家只有靠典当首饰衣物来给病人治病了。这件屈辱的事自然落到长子鲁迅头上。有两年多，几乎每天他都要在讥嘲的目光中接过典当得来的钱，再到药铺去买药。虽然这样，但最后还是由于庸医误人，鲁迅的父亲还是不治身亡了。

这个时候的鲁迅在外婆家已失去了儿时的欢欣。家中的变故与破落使他屡遭白眼，甚至被人称为“讨饭的”，这对少年鲁迅的自尊心，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初尝世态炎凉的鲁迅于是决定要离开新台门，离开绍兴，离开他熟悉而厌恶的这些面孔了。

首先他到了被绍兴许多人所唾骂，所看不起的新式学堂——不要学费的南京水师学堂。这一年鲁迅十八岁。从这时起，鲁迅由“樟寿”改名为“树人”。

就在鲁迅赴南京求学的这一年中，发生了戊戌变法事件。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维新思想却是无法禁绝的。它也给南京古城留下了一丝清新的空气。

鲁迅所入的水师学堂却依旧乌烟瘴气。除了门前竖着的二十丈高的桅杆而外，再找不出什么有别于旧式教育的气象。

课程也让人无法忍受，只有初级英文和汉语。汉语课的作文题目也散发着一股腐朽气，什么《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十个月后，鲁迅决然离开这所学堂，转入江南陆师学堂开设的矿业学堂去了。

这里的功课切实新鲜，多少对了鲁迅的胃口。因此鲁迅学习非常用功。但课程对于鲁迅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他从不复习，考试时却总是名列第一。偶尔一次，他的名次落到另一个同学后面，排到第二，鲁迅便笑嘻嘻地对那同学说：“下次一定拉你下来。”

课余时间鲁迅便如饥似渴地读新书。一次他买到一部严复译的《天演论》，他一口气读下去，进化论中“物竞天择”的理论出现

了,古希腊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出现了。鲁迅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面对中国的积弱,急切地想寻找救国救民良方的鲁迅,开始立志要抽出青春的长剑,斩断幽灵的魔爪,寻找变革祖国的道路,为振兴祖国而进行勇敢的战斗。鲁迅的思想变化被他的一个思想守旧的本家长辈发现后,警告他说:“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可鲁迅只是付诸一笑,照旧津津有味地就着花生米、辣椒,看他的《天演论》。

中国已经到了大变革的前夜,只图治标而不治本的改良运动,已无法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继续求索着振兴中华的真理,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二十一岁的鲁迅从矿业学堂毕业了,可是他对自己这三三年中所受的不中不洋的教育很不满意。心中惘然若失之余,一个念头在心中强烈起来;“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寻找强国富国的途径。”1902年,鲁迅和另外三个同学受公派到日本留学。

求学生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鲁迅在日本求学的七八年中,便在痛苦而执着地寻求梦醒后能够前行的路途。

十二月的日本东京又到了樱花烂漫的季节,远远望去,如一团团绯红的雾。但是花下却不乏“清国留学生”。他们不学无术,附庸风雅,有时还要将那被国人识为“国粹”,而外国人称为“猪尾巴”的大辫子扭来扭去,真是令人不堪入目。

对此,鲁迅和他的朋友许寿裳极为愤慨,不由想起清朝入关强迫汉人留辫的那段血史。于是过了几天,鲁迅便将那象征着民族压迫的辫子剪掉了。

在东京弘文学院江南班中鲁迅是第一个剪辫子的学生。清朝

派驻弘文学院的监督看到鲁迅的模样气得咆哮起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我非停了他的官费，把他赶回国去不可。”

谁知过了几天也不见他対鲁迅采取什么行动，而且连面也不露了。后来有同学当新闻似地去告诉鲁迅说，那监督由于行为不轨，被一个叫邹容的学生剪掉了辫子，现在不敢见人，已经溜回国去了。这事颇让大家开心一阵。

鲁迅这个时候已经对变成保皇派的改良派人物彻底失望，对新兴的革命党则深为敬佩。他开始深思怎样通过革命来唤醒民众。一次鲁迅凄然地对许寿裳说：“中国人的生命在历史上一直是不值钱的，特别是当了异族的奴隶之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与好友探讨起中国的国民性有哪些弱点，提出了三点疑问：一、怎样才是最理想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三个问题几乎成了鲁迅一生苦苦探究的课题。

1904年，鲁迅决定去日本仙台学医。闻讯而来与鲁迅告别的许寿裳问：“你是为了你父亲的病被庸医所误而立志学医吧？”鲁迅点点头说：“不过，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日本近来的强盛起源于他们的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时引进的西学大部分是西方的医学，医学也能强国呵！”许寿裳赞许地笑了。

仙台是一个寒冷的小镇。仙台医专里只有鲁迅一个中国学生。鲁迅老师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学业非常关心，经常亲自订正鲁迅抄录的讲义。一次，藤野先生又把鲁迅叫到自己的研究室去，翻出鲁迅讲义上的一张图，和蔼地说道：“你看，你把这条血管移了点位。当然，这样一移比较好看一些。可是解剖图不是美术，实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不能改变它……。”任性的鲁迅嘴里答应，心里却也还有几分的不服气呢。

期末考试成绩发表了，鲁迅在同年级一百四十二名学生中，名次排在第六十八位。鲁迅对自己这个位居中游的成绩并不满意，可是出乎意料的流言出现了，学生会干事借故来检查鲁迅的讲义，

接着又有人寄给鲁迅一封匿名信，开头便是气势汹汹的一句话：“你改悔罢！”信中诬蔑鲁迅在上学期的解剖学考试之前，事先得到藤野先生泄露的考题，所以才会取得好成绩。鲁迅在愤怒中体味到弱国弱民的悲哀。尽管这谎言后来不攻自灭，但这件事已经刺痛了鲁迅。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促使鲁迅放弃了医学救国的理想。

次年，学校在细菌课后时常放一些时事影片。当时，日俄两国在我国东北交战。一次影片中出现了这样的镜头：一个给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俘虏后要枪毙，一群中国人围在一旁张着嘴呆看。课堂的日本学生得意洋洋地欢呼“万岁”，这叫声在鲁迅听来，分外刺耳。但鲁迅看到银幕上无论是被枪毙的中国人，还是做看客的中国人，体格却很强壮，但是他们的神情却是那样麻木，他不由得对自己学医的理想产生了怀疑。那个围绕鲁迅许久的国民性问题又出现了。“精神上的手术刀，应当是文艺吧。”鲁迅这样想，于是他决定中止仙台医专的学业，回到了东京搞文艺。这个时候已经是1906年的春天了。

有感于东京留学生文坛的冷清寂寞，鲁迅打算办一个文学杂志，并且起好了名字。以“新的生命”文意命名的《新生》，这个消息一传开，却遭到不少留学生的讥讽和嘲笑。

那时的留学生大部分都学政治和法律，其次是学理工的，读文学的寥寥无几。一般都认为读文学不仅没出息，甚至连饭都吃不饱，而本来就清贫的鲁迅却要花钱办什么文学杂志。这些人对此都大摇其头。有一个留学生居然还跑去问鲁迅，“你弄文学干什么？”

为了这本杂志，鲁迅费了许多心血。他约了稿子，印了稿纸，还拟定了第一期的插图。然而，《新生》杂志却终于没能办成，事先说好写稿子的人不辞而别，经费也无处筹措。《新生》的夭折使鲁迅意识到走文学道路的艰难，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

鲁迅接着开始着手致力于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尤其注重东欧文学,他希望通过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文化作品,向中国人传播近代欧洲的进步文艺思想。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将翻译的作品编成《域外小说集》出版了两册,成为中国译介欧洲新文艺的先声。

由于鲁迅的母亲和正在日本留学的弟弟希望得到鲁迅经济上的帮助,鲁迅离开日本回国了。

鲁迅一回国,没有辫子成了大问题。国内依然是辫子的世界,容不得胆敢顶着平头的异己分子。鲁迅深知此中厉害,他就和别的留学生一样,一到上海便要了一条假辫子。

但辫子终究是假的,沉甸甸地坠着让人不舒服不说,还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一向坦荡真诚的鲁迅对脑后这根累赘的玩艺儿别扭了许久。

一个月后,他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昂起没有辫子的头走上大街。那个时候他在杭州师范学堂担任化学、生理学的教员。于是,身后便有了杂乱的讥笑和嘲骂:“假洋鬼子”、“里通外国”,可鲁迅不理睬他们。

过了一年,他回到故乡绍兴的中学堂任教并兼做监学,没有辫子的灾难就更大了。原先在杭州呢,他还可以穿着洋服,众人或许认为他是日本人而稍加宽容,在故乡有许多人都认识他,他也索性脱掉洋服换上长衫,这样招来更多的嘲骂和冷眼。

学校中热情冲动的学生对祖宗留下来的辫子也起了反感。一次,他们推举了代表来找鲁迅,商议剪辫子的事情。出乎他们意外,鲁迅劝他们说:“没有辫子好,但我还是劝你们不要剪。”吃够了剪辫子苦的鲁迅,当时是从爱护学生的角度出发考虑的。

“剪掉区区一条辫子,也不能使革命早日成功,反而把顽固派的目光集中到脑袋上来,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鲁迅才劝学生别做无谓的牺牲。但是学生们没有理解鲁迅的苦心,不高兴地走了。

过了几天,鲁迅发现在讲台下的许多辫子中间夹杂了几个光头,他装作不知道,照样讲课,心里却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过了两天,绍兴师范学堂也有六个学生剪了辫子,当晚便被学校开除,学校留不得,家又不敢回。吃够了剪辫之苦的鲁迅深深了解学生的苦痛,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使自己的学生尽量免遭恶势力的迫害。

“震撼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战斗。”鲁迅走向了成熟。仅从“辫子”酿成的大风波,也足以验证鲁迅的这段话:“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

1911年辛亥革命的“鞭子”抡起在中国的上空。清朝的小皇帝滚下龙廷,大清帝国变成了中华民国,全国上上下下的“辫子”们终于或欣欣然,或慎慎然地一起消失了。

然而过了不多久,鲁迅便发现尽管满街都是象征光复的白旗,但是骨子里还是照旧。在好友许寿裳的敦请下,失望的鲁迅离开故乡绍兴,前往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去了。

无声胜有声

在南京,鲁迅又和好朋友许寿裳相聚了,两个人白天同桌办公,晚上联床共话。鲁迅时常向许寿裳描述绍兴革命的情形,大多数都十分滑稽可笑,两人不免为之长叹。不久南京政府迁往北京,鲁迅也随教育部北上,然而办公室的情形极其无聊。

“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这是鲁迅在第一天上班的日记中写下的感受。浓重的腐朽的官僚气息真使鲁迅感到气闷得十分难受。鲁迅只觉得逃无可逃,这小小的办公室,简直就是乌烟瘴气的中国的缩影。

这个时候在绍兴时常一同到酒楼畅饮的好友范爱农的来信也

使他担忧。这个正直的读书人失了业，正在贫困中挣扎。鲁迅真想能帮助他在北京找工作，可是又没有机会。他还清晰地记得革命之初，他与范爱农豪性大发，把酒共抒抱负的情形。才不过大半年的时间，国运的衰败仿佛纹丝不动，好友的命运却已变得如此凄凉。

在一个夏日，鲁迅下了班回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头的绍兴会馆，这是他的住处。他展开一封新到的绍兴来信读了几行，心中一痛，信中竟说范爱农不幸落水死了！

但鲁迅总疑心范爱农是自杀的，是辛亥革命之后黑暗势力吞没的一个牺牲品。为寄托对好友怀念的深情，鲁迅后来写了三首诗和那一篇有名的叙事散文《范爱农》。

时令已是1917年夏天了，外面毒毒的日头晒得世界一片喧嚣，但鲁迅所住的绍兴会馆却一片沉寂。鲁迅除去上班外，便是借着槐树的阴凉安坐室内抄古碑，那样子已经有好几年了。鲁迅后来叙述这一段时期的心情道：“我于是用了种种想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但是鲁迅能真的自我麻醉吗？时代也不允许他再安坐于槐树下抄古碑了。

这一年的七月一日清早，反动军阀张勋带领他的辫子军进京复辟，拥立清朝废帝溥仪。鲁迅当即去教育部辞了职，表示坚决不与顽固派合作，以抗议复辟。

十几天后，复辟丑剧草草收场，鲁迅又搬回原地，也复了旧职，依旧每日上班，但办公室依旧是一片乌烟瘴气，自己仍旧是终日枯坐。然而，张勋短暂的复辟毕竟给了他一个大刺激，中国实在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

那时到鲁迅住处偶尔来串门的有一个叫钱玄同的人。一次他到鲁迅那里指着鲁迅抄的古碑问道：“你总是抄这些，有什么用呢？”

“没有什么用。”鲁迅坦率地答道。